

# 唯有生命， 可以讓歷史活起來

文·齊萱



在臺灣，尤其是位於臺灣東南的台東，四季幾乎是無法從氣溫中去準確感應的，但幸運的我，卻因為有史前館作為鄰居，得以從樹梢翻飛的翠綠、嫣紅、粉紫、赭赤……中，不只去嗅聞，而且是切實的感受時光的飛逝與自然的增長。

史前博物館初建時，日日夜夜經過，坦白說，對於那圍牆內進行的工程，就像左鄰右舍或者親戚朋友言談之間關於「地皮是否飛漲」的揣測與憧憬，實在是沒什麼興趣，甚至還帶點憤世嫉俗。豐年機場、康樂火車站，現在又來一間博物館！我從小長大的農業區，何時成了彷彿有發展希望的黃金地段了？難道不曉得所有的建設，都無法一蹴可及，而是需要長期的醞釀與成長嗎？

後來，圍牆拆除，博物館建設主體現身，好像天外飛來的龐然大物，依然無法馬上扭轉我的想法，直到因為朋友來訪，



史前館側的芙蓉花叢

我開始應觀眾要求而陪他們入館區參觀，慢慢的，從景觀公園逛起，認識了一種接一種的花草樹木；慢慢的，看朋友的小孩敞開雙臂，在迷宮水霧仰起頭、閉上眼，享受臺東的陽光與水花；聽穿著厚厚冬衣的外甥姪子，在夜間水舞間穿梭，發出暢快的笑聲，同時仰望滿天的星辰，體會到這裡給人的悠閒；慢慢的，從館方人員深入的導覽館藏文物，開始對臺灣絕對不只四百年，而是四百年的好幾倍的史前文化產生好奇，產生興趣，甚至想要探索，想要知道的更多更深入；至於館內圖書館與



教育資源中心的資訊，則與定期轉換的各項展覽一樣，都是額外的驚喜與收穫。

於是，在這十年當中，卑南文化不再是遙遠的史前，而是曾經在我們如今生活的同一片土地上呼吸、成長、生養、終老的人物，與前人不再切割，而產生聯繫的情感，是史前館給我最深刻的教育。

現在，我總愛說自己真幸運，比如說十月末至十一月初的此時此刻，甚至不用進入館區，只要行過史前館，就能看到兩旁欒樹的色彩表演，細心一點的人，轉個

彎，還可以欣賞芙蓉之美，誰能擁有如此繽紛的大花園？

是臺東的陽光、空氣與大自然，是所有當初參與挖掘及保存古物的人員、更是如今天天在館內投入熱情研究的館員，讓我的「好厝邊」：臺灣史前博物館活了起來。

（本文作者本名胡洲賢，從事專業翻譯與寫作，有近二百種翻譯及小說文學創作，現在亦為臺東知本電臺『懶得出門在家看書』節目主持人）

